

堯樂博士傳(十三)

李 郁 塘

自民國廿年五月，在哈密縣小堡村，由和加尼牙孜挑起民變事件以來，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不採用時任省府委員堯樂博士提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安撫建言；硬聽信時任哈密駐軍師長，也是甘肅同鄉劉希曾的主張：「殺人者一定要償命，斬草務必要除根」的偏見，就此惹成亂源。

曾先後派出熊發有、魯效祖、杜榮發、黎如海、劉傑三、張培元，以及盛世才等，率領大批省軍，東來哈密圍剿。結果愈剿愈大，原僅是哈密一鄉一村一點星星之火，竟演成哈(密)鄯(善)吐(魯番)燎原之勢。金樹仁主新中途所下的這一局棋，就因有此一着錯，竟弄得滿盤輸。這是他自作自受，怨得誰來？

騎兵二次入新戰略

當吐、鄯、托三城相繼失陷，以及熊發有在吐城十字大街，被維民千刀萬剮，凌遲致死的消息，相繼傳抵省城後，金樹仁驚恐之餘，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坐臥不安，手足無措！蓋因當時省城附近各縣，已無兵可調。吐魯番一向是省城東南的門戶，如反金維民由吐城直撲迪化，固保

省城也成問題。在萬般無奈、別無他法可想的情況下，乃急電東征總指揮盛世才，放棄距省城較遠的哈密，繞道天山南路，順道先恢復距省城較近的吐、鄯、托三城秩序，好鞏固省城外圍據點，冀求省城的安全。

在此同時，馬赫英銜堯樂博士之命，盪返酒泉撤兵之事有了迴響。卅六師師長馬仲英爲了抓住二次進軍新疆的機會，即時指派時駐河西走廊盡頭，敦煌部將馬世明就近率部西進，選取古陽關大道，沿新疆東南部黃龍堆大沙漠邊緣地帶，直趨鄯善城南的魯克沁維民反金總部，去會見反金領袖堯樂博士，接下又派馬全祿部隨及趕至。當馬世明與馬全祿前後趕到魯克沁以後，堯樂博士即時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好應付盛世才由哈密回軍吐、鄯、托的事宜。

騎兵卅六師二次入新的戰略，小司令馬仲英早已成竹在胸，要將戰場西移到迪化附近。好徹底把金樹仁打垮。因此馬世明、馬全祿兩團先頭部隊的任務，是分頭進擾省城南北附近各縣地方，使金樹仁坐不安席，寢不安枕而已。至於硬攻強取省城的硬仗，留待馬仲英自己來打。當馬世明

報告完馬仲英如此安排後，堯樂博士非常贊同，乃決議不與由哈密回師的盛世才作硬碰硬的拼鬥。因此堯樂博士首先下令和加尼牙孜率維族主力，退出鄯善城，潛伏到四郊鄉間，躲避盛世才攻城之戰。馬世明與馬全祿散會後，即分赴天山南北，展開他們進擾省城附近各縣的游擊任務。堯樂博士最後以宣慰使的身份，周遊於哈、鄯、吐、托各地作反金的連絡工作。

馬世明率部離開鄯善，首先到了吐魯番，去拜會馬福明團長。馬團長因背棄了金樹仁，首先就受到盛世才的壓力。二馬合議後，認爲吐城是盛世才必經之地，爲避免硬碰硬，只得放棄吐城與托克遜，經臥虎不擔溝(地名)出和碩縣境，直趨焉耆古城。因前駐該城省軍，全被盛世才東調哈密，全城已空。而城內居民又以回族居多，在裏應外合的情況下，二馬一舉將焉耆城攻破。坐鎮焉耆的行政長牛時，因事起倉促，在走避不及的情況下，竟全家殉難。馬世明拿下焉耆城後，爲了張大反金聲勢，就在焉耆古城，掛出騎兵卅六師師部的金字招牌，就此點燃了鐵門關以西的反金火苗。旋即派馬占倉營，由焉耆而庫爾勒、而輪臺、而

庫車。庫車就是古龜茲國所在地，爲南疆重鎮。原駐省軍大部被盛世才調走，僅留下詹世奎營，駐守該城，其實連兩連兵額都不足。在馬占倉營未到庫車前，就有維民頭目鐵木耳等揭竿反金。於今維回兵力會合後，就向庫車守軍進攻。詹營原來對付鐵木耳，已感兵力不足，於今又加上馬家兵力來攻，更感頭大，當不敢出城接戰。於是一面下令守城，一面急電求援。因東路焉耆已被馬世明佔領，只得向西路的阿克蘇急求救兵解圍。無如阿克蘇亦無兵可援，致使詹世奎大失所望。惟恐城破步上熊發有被維民凌遲致死的慘狀，乃率其所部聚坐在火藥箱上，當維民擁進到庫車城時，竟自行引燃火藥，在轟然一聲響後，二百多官兵同歸於盡！亦云慘矣！

馬占倉佔領庫車城後，由電報局獲知阿克蘇也是空城，認爲有機可乘。乃會同鐵木耳所部，先經拜城，後過溫宿，然後直抵阿克蘇城。阿克蘇行政長徐益珊，在庫車求救時，就向喀什求援。坐鎮喀什師長金樹智，認爲阿克蘇是南疆孔道不能不守，乃下令楊慶明團東行增援。唯因喀什距阿克蘇路遠，庫車距阿克蘇較近，當楊團兵行巴楚時，阿克蘇已被馬占倉佔領。阿克蘇向有南疆糧倉之譽，馬占倉就在阿城設下卅六師後勤補給處，用以補助卅六師糧草所需。

金樹智兵敗後自戕

楊慶明團長率了兩連騎兵行抵喀什（什）阿（克蘇）中間的巴楚縣城時，聽說阿城已被回維聯軍佔領，因事與願違，就不再東行。爲了衛護喀什

的安全，就折返馬頭回師喀什。馬占倉與鐵木耳獲得此情後，乃乘勝予以追擊，遂在伽師發生激戰。金樹智深知楊團兵力薄弱，乃急派李登龍率軍一連由喀什馳援。結果李連楊團仍因寡寡懸殊而不敵，李登龍戰死，楊慶明僅以身免。

駐喀什師長金樹智，既不悉軍事，又不諳政治，其才能尤在乃兄金樹仁之下。於今一聽楊慶明由伽師敗退下來，就慌了手脚。喀什既無兵可調，求援迪化也無路可通。自知已無生路，只有一死殉職了！爲了好死，竟服毒自殺！

金樹仁獲得此情後，即指派喀什行政長馬紹武暫攝師長之職，設法拱衛喀什漢城。不意就在此時，省城方面發生了「四一二」政變，金樹仁被迫下野，逃亡塔城。馬紹武的才能雖勝過金樹智多多，但也無回天之術了！

設在喀什的大英帝國總領事館，一看新疆全省亂成一團，正是插手侵新的良機。乃再發動沙比提與伊敏兩大毛拉，由和闐進軍喀什，積極籌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好爲約翰牛打天下。大英帝國欲想瓜分新疆，將南疆變成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一事，原本在半年前就着手進行。其後因受堯樂博士拒絕出任「立國大總統」，致胎灰腹中。於今又因迪化與喀什政局大變，乃又死灰復燃。但此偽組織的壽命很短，連繼任新疆督辦盛世才的面，尙未碰頭，就被小司令馬仲英消滅。此中的來龍去脈，容後詳述。現在回文再述馬全祿在北疆活動的情形。

妖魔山麓風聲鶴唳

馬全祿在鄯善參加完軍事會議，爲達其進接北疆的任務，乃率其所部，先經吐魯番，繼過托克遜，然後翻越天山大坂，潛到省城西北的昌吉縣境，作爲進擾迪化的根據地。因爲昌吉全縣以回民爲多，馬全祿就利用宗教關係，發動居民反金。於焉昌吉、乾德、阜康三縣境內不時發生反金事件。尤且於民國廿年春節前進佔了省城西郊的妖魔山麓，使金樹仁坐臥不安。金樹仁爲了要過一個平安的春節，乃派鄒團拱衛迪化。鄒團長奉令後乃率部開往妖魔山內的芨芨槽子地方安營下寨，想來截堵馬軍。蓋因鄒團長是漢族人，其所部也以漢族兵爲多。漢族人一向重視春節，於焉在除夕之日，鄒團全軍好整以暇，要過大年夜，除了大吃大喝外，尤且大賭特賭，把打仗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事爲當地維胞偵知，因維族與回族根本不過漢族的年，乃急報馬全祿，馬全祿獲得此情，認爲是殲滅鄒團的大好良機，當夜精銳盡出，舍枚疾走，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迅速推展到芨芨槽子地方。將鄒團三面圍定，然後一聲令下，一聞槍聲，就慌了手脚，結果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就四散奔逃，所遺糧食輜重，軍械彈藥，統統落入馬全祿手中，當然所俘省軍也不少。這就是騎兵卅六師進入新疆後，兵馬越打越多的由來。

馬全祿進擾迪化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非常成功。使金樹仁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在省城已無兵可調的情況下，只得急電駐軍吐魯番的盛世才，率其所部回師迪化，冀保省城的安全。然後再電黎如海放棄哈密，回駐木壘河；另電陳品修放

棄鎮西城，去坐鎮大坂城。因大坂城是省城東南門戶，木壘河是省城東面的要津。只要能守住這兩個據點，省城就可安全無慮。

就在金樹仁遣兵調將之時，與盛世才奔波於天山南北的當兒，小司令馬仲英竟率其整補後的騎兵卅六師全部人馬，傾巢而出，要作二度入新之舉。當時騎兵卅六師，轄有六個團的番號，六團的主將是：馬虎山、馬福元、馬赫英、馬世明、馬全祿與馬正雲，總人數已逾五千之衆。除馬世明與馬全祿於去年十二月相繼由陽關古道入新後，於今馬仲英再率其主力四團人馬，浩浩蕩蕩，氣壯山河的，出安西城，越星星峽，直趨哈密與鎮西。蓋因哈密與鎮西都成無兵空城，小司令未放一槍，就順利拿下。

馬仲英率部二次入新，在天時地利與人和各條件上都佔了勝算。先說天時，在新年已過，春節來臨的當兒，正是一年氣候最冷的時節，也是軍隊裝備最齊全的時候；在地利來說，他已是二次入新，不僅東疆的山川地形，他已瞭如指掌，尤且省軍都西調省城附近，他率部到了哈密，如入無人之境；在人和上來說，他不再依卅六師一己之力，尤要借重樂博士與加尼牙孜的力量，就此兵力倍增，去進攻金樹仁，自可得心應手了！

維回聯軍進逼迪化

馬仲英由酒泉傾巢而出，就是志在迪化，要一舉將金樹仁打垮，然後取而代之。因此當他分兵拿下哈鎮五城（哈密三城鎮西兩城）後，即時召開維回兩方高級將校，議商西進征討金樹仁的

策略。被邀出席此次會議的人員，除小司令兄弟二人外，尚有卅六師參謀長馮子孚少將，馬虎山、馬福元、馬赫英、馬正雲四位團長，以及維民反金領袖樂博士及和加尼牙孜等多人。會議的結果，一致同意，採取清末光緒元年左宗棠文襄公率領大軍進抵哈密，進軍迪化的策略，分兵兩路，沿天山南北兩條大道，併力西進，最後會師迪化。此一戰略的好處，就是用來對付盛世才，因為當時省軍能打硬仗的，只有一個盛世才。於今分兵兩路挺進，就可使盛世才疲於奔命，無法兼顧指揮天山南北兩路省軍，作有力的抵抗。回維西征軍就可乘隙突破省軍防線，攻抵迪化城下，將金樹仁打垮。

維回聯軍西征戰略決定以後，接下就是點將任職。因天山南路西進道上的吐（魯番）鄯（善）托（克遜）三地境內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維族人，尤且此時已遍地揭起反金大纛，爲了利用民力，以及補給上的便利，當宜由維族反金最高領袖樂博士出任天山南路正指揮官最爲適當。爲了表示維回軍兵的合作，再輔以騎兵卅六師馬福元團長擔任副指揮官爲宜。

天山北路位於省道上各縣，如木壘河、奇臺、孚遠、阜康境內的居民，可說漢、滿、蒙、回、維、哈（薩克）各族都有，其中以回族人較多。乃決議由小司令介弟，馬仲傑出任正指揮官，當年甫行及冠才廿歲。但饒勇善戰，不下乃兒。爲了表示回維合作，再任命和加尼牙孜爲上校副指揮官，作爲助力。

此外再派一支奇兵，由鎮西直趨阿山與塔城

，作進擾兩區的疑兵，使兩區省軍不敢輕離防區，去應援省城的機會。此一任務乃落在三度進出新疆的少年英雄馬赫英身上。最後由小司令馬仲英自任爲維回聯軍中將總指揮，坐鎮哈密指揮全軍，留下馬正雲團作爲應援後備兵力。

義勇大軍繞道入境

在東疆重鎮哈密地方，正演「漁陽鼙鼓動地來」的時候，在北疆的兩大門戶——伊犁與塔城，也發生一件國內外皆知的大事。那就是國民政府電知新疆省政府，要妥善迎接「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形成的抗日義勇軍，被日軍迫入俄境，繞道西伯利亞大鐵路，回歸祖國，進入新疆。金樹仁接到此一通知後，真是喜出望外，認爲是天助我也！當即指派其依爲左右手的魯效祖氏，出任塔城行政長，好全權處理此一大事；再派出身北平俄文法政專校，精通俄文俄語的廣季高（即民選立委廣祿先生）出任秘書，連袂趕往塔城主持東北義勇軍入新事宜。當時入新義勇軍總額約有兩萬人之譜，在俄境已分成兩路，第一路由邢振清旅長所率，約有七八千人數，經由伊犁區的博樂縣入境。因地屬伊犁區，遂由伊犁鎮守使張培元就地接待，其後全爲張培元收編，就屯駐於伊犁區內。第二路由鄭潤成旅長所率，總人數約有一萬五千餘衆，全由塔城入境，即由魯效祖接待，其後全部進駐省城附近。當此時也，馬仲英兩路西征大軍，已經分頭出發，出援阿山的奇兵，也已行動。在金樹仁來說，這時正是他需兵孔急的當口，也就打上東北義勇軍爲他效力的主

意，認爲這批能征慣戰的神兵，由天外飛來，定可助他一臂之力。於是就派軍務處長金樹信，去向鄭潤成旅長傳言說項：先發槍枝把全體義勇軍武裝起來，繼發糧餉，以正規省軍視之；然後開上前線去對抗馬仲英。在金家弟兄想來，我救活了你們，你們就得爲我出力打仗。金樹信雖打上如此算盤，但鄭潤成並未接受，其拒絕的理由是：東北義勇軍，只禦外亂，不作內戰。此一理由，既冠冕又堂皇，竟使金樹信瞪着雙眼，無話可說。

其實鄭潤成自入新後，就探知新疆境內，當前仍有亂事，而亂事的起源，全是基因於金樹仁主政不仁，與金樹仁治軍不信所引起，可說咎由自取，不值得講忠尚義的東北義勇軍出力擁護。當時鄭潤成等甫行入新，對於新疆實力人物，誰忠誰奸，他們尚摸不清底細，只知道盛世才是東北同鄉。古人云：「人不親土親」，於焉鄭潤成站在同鄉的關係上，暗中去幫盛世才的忙。盛世才在「四一二政變」時，得能順利取代金樹仁的地位，登上新疆督辦寶座，可說與東北義勇軍適時進入新疆，進抵迪化有很大的關係。東北義勇軍這股新興力量，倒向了盛世才，對金樹仁政權來說，無異作了摧命符，駐定失敗，夫復何言？

分兵西征宣慰維族

民國廿二年二月中旬，堯樂博士出任了回維聯軍南路少將正指揮官，就偕同副指揮官馬福元上校，率領西征大軍，沿天山南路省道向西進發。因沿途所經各地，如七角井、鄯善、吐魯番等地的省軍，全被金樹仁調回迪化去保護省城的

安全，致各城都成空城。而各縣的漢族官吏也都隨軍撤走，致各縣都成無政府狀態。因此他此次西征非常順利，可說是如入無敵之境。每過一城一地，先安官設吏，然後勸維民各安生業，趕作春耕，冀裕民生與軍需。也就因此，其後撰述新疆往事者，每將堯樂博士寫成是當時的吐、鄯、托等地的宣慰使，不提其爲南路指揮者，其原因卽在於此。

由哈密到吐魯番的距離，大卡車要走三整天，騎兵的行程是半個月。堯樂博士此次率部西行，因沿途無阻，遂在三月初，按時進抵吐魯番城。首先安官設吏，宣慰維民，各安生業，趕作春耕。其次分兵一營進駐托克遜城，因托城是位於吐魯番盆地西面山區臥虎不拉溝出口處，是通往焉耆的孔道。能保持此一交通線，就可與坐鎮焉耆的馬世明，相互支援，打成一片。最後才與馬福元上校共商進攻大坂城的策略。

馬福元一向秉持馬軍作戰密訣，凡事求快。就主張立刻揮軍進攻大坂城。但爲堯氏所勸阻，理由有三：其一、大坂城位於天山分水嶺頂，西北距迪化八十公里，東南距吐魯番一百公里，向爲省城東南門戶，金樹仁必置重兵來固守。我軍如去仰攻，困難重重，不易得手。其二、左文襄公進軍迪化時，也是以北路爲主，南路爲輔的。蓋因北路地勢平坦，無險可阻，而南路要越天山大坂，山嶺重重。小司令任命介弟馬仲傑擔任北路指揮官，卽具此意，我們要體念小司令的苦心。其三、馬仲傑年輕氣盛好大喜功，如我們南路先北路進入迪化城的話，就要重演漢劉邦先進入咸陽

城，却遭楚項羽的忌妬，鑑往可以知來，此所以我們南路的軍事行動，在目前來說，只可虛張聲勢來佯攻大坂城。能牽制大批省調駐省城至大坂城沿途，就算達成任務。至於攻取省城的事，留待北路去完成才是上策。如此回維聯軍皆大歡喜！本人此一見解，想馬副指揮定會同意的！

堯樂博士與馬福元二人，在民國廿年馬軍第一次入新時，曾在鎮西合作過一段時期，其間堯氏每有獻策，都讓馬福元信服有加。於今更說出發人深省、聞所未聞，佯攻大坂城的戰略後，更使馬氏信服的五體投地，無話可說，只有奉命行事了！

馬仲傑出任北路正指揮官以後，就領副指揮和加尼牙孜及主將馬虎山兩部維回兵力，由哈密先到了鎮西城，鎮西向有東疆糧倉之譽，馬仲傑就將北路補給站設在該地。然後率軍西征，第一大站就是木壘河城。當時駐守該城的主將，正是前哈密師長黎如海。其後因省城附近吃緊，金樹仁乃電令黎如海放棄哈密，來固守北疆要津的木壘河城。黎如海率部前來時，是由瞭墩與七角井省道而來。因此一到天山分水嶺的大石頭地方時，就將主力分設該地以及到縣城的沿途上，以便以高屋建瓴之勢，來對抗馬軍，即使抵抗不住，也會慢慢退下。因此他坐在城內，靜待戰報。不意馬仲傑西來，並未走七角井的捷徑，反而繞道鎮西走了遠路，竟由天山北麓的山道西來，根本未與黎如海佈防的省軍見面碰頭。因此當馬仲傑率部進抵木壘河城下，黎如海竟渾然不知，結果黎如海就被馬仲傑生擒，然後押上俘將黎如海，就向

北疆重鎮的奇臺進軍。

奇臺一戰愛弟陣亡

奇臺原名古城子，因垣高壘厚，始改名奇臺。是省城東之鎖鑰之地，農牧工商業，都很發達，居民亦較多，遂有「銀奇臺」之雅譽。省軍守將李景文，甫由營長升為團長，番號也隨升為團，其實連一營兵額都不足。木壘河守將黎如海被馬仲傑生擒的消息，傳抵奇臺城後，李景文自忖不是馬仲傑的對手。但守土有責，又不能輕易放棄奇臺。於是一面急電省方求援；一面依恃奇臺壘高垣厚的地利，實行堅壁清野的政策，來對付馬仲傑。

馬仲傑當年才廿歲，不僅年輕性急，而且太過輕敵。他認為守軍既不敢開城迎戰，就是心虛怕我，我還等待什麼。於是就依城高尺碼，趕製許多雲梯，要爬上城牆把李景文打敗，好向乃兄報功。

馬仲傑作戰的方法，就是取法乃兄小司令而來，一向是以身作則，要身先士卒的。再加上輕敵的心理，竟在白晝由雲梯爬城進攻，馬仲傑當然是第一人。守城省軍早已在城頭上佈防妥當，一見雲梯露頭人，就放排槍密集射擊。即使省軍射擊技術再差，在如雨點般槍彈飛來時，碰也碰上幾顆。馬仲傑雖然饒勇，但槍彈無情，就此馬仲傑由四丈高的雲梯頂端摔了下來。一個好人由如此高地方栽下，也會摔死，何況身中數彈的馬仲傑呢？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用

這兩句古詩來形容年僅及冠的馬仲傑的一生，可謂恰合其情。俟馬仲傑陣亡奇臺的消息，傳抵哈密後，馬仲英猶念愛弟，悲痛莫名！對金樹仁更加上一層恨意，把愛弟身亡這筆帳，也記在金樹仁名下，非把金樹仁政權早日打垮不可。於是乃將同維西征總指揮部瑣事，移交給參謀長馮子孚將軍後，即率馬正雲團，以騎兵急行軍的速度趕往奇臺，即時指令馬虎山、馬正雲部趕製大量雲梯備用。當然要記取乃弟攻城失策的教訓，不在白晝攻城，改在夜間爬雲梯。一因奇臺城週很長，約有十華里。二因守軍人數太少，僅有二百人。馬軍由十里城週，四面爬雲梯上城牆，使李景文防不勝防，卒將奇臺城攻破。李景文被生擒後，竟以凌遲致死的方法，一洩其射殺愛弟的餘恨。

一着棋錯滿盤皆輸

馬仲英拿下奇臺城時，已至民國廿二年四月初旬，為及早攻取省城，除一面派快騎翻越天山大坂去吐魯番知會南路指揮官堯樂博士，要全力進攻省城東南門戶大坂城，以呼應北路軍的西進；一面下令馬虎山率其所部，向奇臺西鄰的罕遠縣挺進猛攻，以便早日會師迪化！

不意就在此時，在省城方面，突然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四一二政變」。金樹仁倉皇逃離省城，旋即被逐。盛世才乘近水樓臺之便，與掌握軍事實權之機，竟然取代金樹仁的地位，坐上新疆督辦寶座。新疆大局，丕變改觀，就此進入盛世才時代。

「四一二政變」消息，傳抵奇臺後，馬仲英

躊躇滿志，心喜若狂。他認為此一政變，固然是金樹仁政權的覆裏反；也可說是騎兵卅六師西征勝利的提前來臨。他竟忘了「伐喪」「伐亂」的古訓，挺軍進攻迪化；反而下令南北兩路西征軍，就地待命不必急於西進了。在他想來金樹仁政權之所以垮掉，是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貼上愛弟的一條命換來的。金樹仁被逐離新，所遺的新疆督辦與省主席的高位，就非他莫屬。與其此時用武力去搶奪；那如給省方各界予以時日，派代表前來奇臺，歡迎他進入省城來得光彩。因此他獲得「四一二政變」的消息後，反而停止軍事行動要靜待佳音。時光走得很快，轉眼就到四月盡頭。

時到廿二年五月初，盛世才出任新疆督辦的消息傳抵奇臺時，小司令大出意外，然後再打聽，省主席也換了劉文龍。馬仲英這時才知道情況不妙，雖然即時採取軍事想來補救，但為時已晚。他在新疆下得這局棋，就因有此一着錯，竟弄得滿盤皆輸。不僅未償當一省主席的誓言，竟連迪化城城門也未踏上一步！真是冤哉枉焉；夫復何言？

四一二政變的內幕

民國廿二年的「四一二」政變，在新疆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在堯傳中也是很重要的的一個環節。走筆至此，得將將此一事變的內幕，先行揭開，然後才可繼寫堯傳下文。

民國廿二年四月初旬，馬仲英與堯樂博士兩支鉗形西征軍著着進逼。南路已向大坂城挑戰多

時；北路也已攻下奇臺。金樹仁爲了抵禦馬堯聯軍保衛迪化，乃下令盛世才集結省軍兵力，並將省軍總指揮部，設在省城南郊廿公里的烏拉拜大營區內，以便隨時應變增援出擊。當時盛世才所指揮的四個旅：富順與張毓秀兩旅正駐在烏拉拜大營房內；楊正中旅改駐於迪化西郊的老滿城大營房內。而歸化軍自天山南路歸來後，就回駐南樑歸化軍指揮部的營房內。因歸化軍的眷屬，大都分住於南樑一帶，也可說各回各家了。因此盛世才限令歸化軍必於四月十二日，連人帶馬趕到烏拉拜總指揮部，以便聽候調遣。

新疆的歸化軍，其實就是由白俄軍改編成的，清一色都是老毛子俄羅斯人。這些人在新疆落籍後，毫無生技，只會打仗。他們寄居新疆後，既無國家觀念，也缺民族正氣。要他賣命打仗，首先就要代價，不給他們代價，他們就不會聽命的。歸化軍接到盛世才的限令後，首先要領雙餉，其次更要求安家費。盛世才就指令安特諾夫團長就近向督署去領去。安特諾夫深知由他一個人去領，可能領不到，於是就率部進城。城防指揮官白受之，對金樹仁的不仁與金樹仁的不信，早已不滿。於歸化軍入城時，不僅未加阻止，反而加以引導。就此歸化軍大搖大擺，闖進將軍衙門（即督署兼省府）大堂，聲言要領雙餉與安家費後，他們才奉命開拔。當時金樹仁應對無術，不敢出來。歸化軍乃再闖二堂，遂被衛兵所阻，雙方乃相互開火，致將將軍衙門搞得大亂。金樹仁因變起倉卒，又無法應變，只有一逃了之。乃領家帶眷，經後花園，攀登北城牆再沿繩垂下，匆匆逃

到西郊公安局內。乃一面加強警力的衛護，一面電話老滿城楊正中就近「勤王」。楊正中在電話上聽到此訊後，就親自前來護駕，金樹仁一家始在軍警保護下，在西郊公安局內安度過一夜。

倒金主謀份子白受之、陳中、張馨等，當夜便邀請省垣軍政長官劉文龍、朱瑞墀、李溶、李榮、屠文沛、李笑天、陶明樾、巴平古特等廿多人，假歸化軍指揮部召開善後緊急會議；席間先由陳中建議，將督辦制改爲軍事委員會，繼經李笑天、陶明樾附議後就算通過。接下先公推時任教育廳長劉文龍爲臨時省主席；繼舉東北義勇旅長鄭潤成爲臨時軍委會委員長。當時鄭旅長並未出席，乃由臨時省主席劉文龍主持會議，當場議出三項信條：

- 一、保障全省各族居民的生命財產。
- 二、保障金樹仁全家生命財產。
- 三、保護外國駐迪化領事館的安全（指蘇俄）。

在四月十三日清晨，便由劉文龍派人持此三項信條，送到西郊公安局請金樹仁過目，請其安心。然而此時金樹仁已有應變措施，不僅取得楊正中旅的效忠保駕；尤且更以羽毛加急文書，檄調烏拉拜的盛世才率軍「勤王」。金樹仁既然有恃無恐，對於劉文龍的來書，便置之不理。同時更下令楊正中旅全力反攻省城。楊正中是甘肅人，出身蘭州陸軍小學，算是正牌軍人，不僅能征慣戰，尤且很有義氣。他對歸化軍的無禮，甚表不滿。在奉金樹仁的命令後，就率部全力進攻老城。此時駐守老城的部隊，僅有一團歸化軍，在

衆寡懸殊的情形下，漸有不支之勢。歸化軍團長安特諾夫深知所部都是外國人，即使依恃高厚城垣將楊旅阻在城外，但自己被困城內，缺水無糧，也會餓死。因此便下令集中公私汽車，準備携眷離開迪化，遠避南疆去求生。

眼看「四一二政變」就要曇花一現，變成泡影，金樹仁將捲土重來，回歸省府之際；手握重兵的盛世才，適時由烏拉拜率部趕來迪化城下。擺在眼前的情勢，盛世才成了「政變」成敗的關鍵人物。盛世才何許人也？他不遠萬里由南京跑到新疆，所爲何來？於今正是他出頭露角的良機，何能放棄？於焉他的所部槍口，朝着楊正中旅開了槍。金樹仁至此，才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只好在楊旅掩護下退向昌吉縣城。

倒金份子死裏得生，於是便在四月十四日，再假省黨部大禮堂，召開第二次緊急會議，來商討善後事宜。此次會議除了上次出席的全體人員外，又增加了兩位手握重兵的將軍：一位是鄭潤成，另一位就是盛世才。盛世才便以省軍總指揮資歷，派來武裝警衛，名爲衛護會場安全，其實是監視出席人員的行爲。致使會場氣氛，異常緊張與嚴肅，結果會議產生如下三項決議：

- 其一、鄭潤成看風轉舵，堅辭上次議案軍委會委員長之職。
- 其二、劉文龍主張恢復督辦制，兩案均無人異議就算通過。
- 其三、在場人員在嚴肅的氣氛下，乃公推盛世才爲臨時新疆督辦。

盛世才就任督辦伊始，首務之急厥在迫使金

樹仁離開新疆，不容他在伊犁或塔城等地立足，再有機會假外來或內在的力量，東山再起，死灰重燃。因此即時派出他的心腹劉斌率部沿途窮追不捨，直把金樹仁一家由昌吉追到烏蘇、塔城出境為止。

金樹仁經塔城逃亡

金樹仁路過烏蘇時，曾電請伊犁張培元派兵反攻迪化，及在伊犁容他「偏安」一時。但張培元因前嫌未釋，乃峻予拒絕。金樹仁一看此路不通，乃改走塔城去投奔他的鐵心豆瓣魯效祖。金樹仁退到塔城時，還想和魯效祖連銜發出通電呼籲全疆軍民，甚至請求老毛子的外力，與兵雪恨，驅逐盛世才下臺。但魯效祖不再作此想，反勸

金樹仁在塔城海關與錢莊，提取了一千七百兩黃金，取道西伯利亞大鐵道，回歸內地，以渡晚年。綜計金樹仁在新主政五年，他的政權得之於民國十七年「三七政變」時的督署三堂內，又失之於民國廿二年「四一二政變」的督署三堂上。真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未完待續)

萬 墨 林 著 滬 上 往 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 廣 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 380元 精裝 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